

斋公渡

彭昌武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斋公渡

彭昌武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乡镇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用客观冷静而又不失生动的笔触描写了一座位于湘鄂交界处的边缘小镇中章清正、章宇平父子两代在从医道路上的奋斗与艰辛、追求与奉献，及随着他们的人生际遇而渐次展开的芸芸具象。展现了在时代的变迁中底层人们的生活百态，社会人情冷暖。



e 读 通



专 家 库



研 究 网



微 信 公 众 号



官 网

ISBN 978-7-5171-2745-1



9 787517 127451 >

定价：42.00元

序：边缘小镇的逝水年华

曾纪鑫

彭昌武先生的《斋公渡》终于问世，可喜可贺！

作为第一读者，我深知，这部长篇小说实在来之不易，几乎凝聚了他毕生心血。

彭昌武先生与我父亲同是湘鄂交界处一座小镇卫生院的医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一直称他彭医生。我家在农村，高中两年，住在镇卫生院分给父亲的一间宿舍，与彭医生算是邻居，接触较多。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勤勉、敬业、开朗、热忱的医生，镇卫生院的“顶梁柱”，以至退休之后，仍返聘上岗。

十多年前，调至厦门工作的我，突然收到家乡一位同学转来的两篇文稿，竟是彭医生的！原来，他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过文稿后，感觉还显得不是那么成熟，就压下了。回老家探亲遇到彭医生，谈起这两篇稿子，直言还差点“火候”，鼓励他不要气馁继续写下去。

一晃又是十年，当我差不多忘了彭医生的文学创作时，他联系上我，说手头又有新的稿子。原来，他不仅长期坚持业余创作，还与时俱进，玩起了电脑，将电子文稿直接发至我邮箱。打开文档，不觉眼前一亮，“十年磨一剑”，质量与之前相比，简直有了质的飞跃。不



久,《厦门文艺》发表了他的一组旧体诗,还有短篇小说《老屋》。接着,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残阳如血》《孤女惊魂》,分别在《中华传奇》《文化龙岩》全文刊发。然后,他又开始长篇小说《斋公渡》的“冲刺”。

斋公渡,既是虚拟的小镇名字,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斋公,指食素吃斋的佛教徒;渡,连接此岸与彼岸的渡口。以斋公渡为地名、作书名,无疑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斋公渡,既是一座偏远小镇,又经四通八达的水路、公路网络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这块土地上既艰难又安逸地生活着,上演了一出出有悲有喜、有苦有乐,充满眼泪与欢笑,既平淡无奇又轰轰烈烈的人生生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斋公渡,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小天地,一座人间的大舞台。

言肃、章清正、章宇平、胡师傅、胡连、赖佑光、施凡、梅阔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大多集中在斋公渡卫生院,或围绕卫生院展开。斋公渡虽然天远地偏,仿佛与世隔绝,但仍逃不脱时代风云的激荡与席卷,这些卑微、渺小的人物,他们的遭际、命运无不与时局息息相关。然而,这里积淀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他们被时代裹挟的同时,仍展示着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强大。小说主人公章宇平与父亲章清正的名字,便透着作者的寄托与希望。这无数蚂蚁般的小人物,带着各自的“亮点”汇聚在一起,也能推进当地历史的发展。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而言,《斋公渡》叙写的人物与事件,构成了边缘小镇一部摇曳多姿的民间史。

其实,彭医生小说所写,大多源于真实生活。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活之地郑公渡,与斋公渡仅一字之差;他描写的医生、病人,在生活中多有原型;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也确曾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有的人物原型我不仅见过,还有所接触;发生的故事,不少我曾耳闻,个别事例还算得上见证者,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已成众口

相传的传说。因此,打开文档,一气读来,不觉倍感亲切。

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氛围的营造十分重要。经由文字的载体,一双看不见的大手,牵引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小说描写,沉浸在一股浓酽的氛围之中。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彭医生十分擅长环境描写,稍加勾勒,一幅幅清晰的画面便映入读者眼帘。然而,他不是为了风景而风景,而是将自然界的阴晴冷暖、气候变化与人物心理、命运融为一体。下面是小说开篇不久后的风景描写:

西北风像无数成群结队的狼群,拼命地在平原上没一点遮拦地狂啸着,把一地的残渣腐叶翻卷起抛向天空。象征大自然活力的树叶都掉光了,只剩下些枯枝老藤盘绕在光秃的树干上。坡洼间偶尔还可见到几株瑟缩着脖子的野菊花,鸟儿也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不久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那雨下在萧索的大地上,不久就冻住了。接着大雪也跟着降临,才一夜的工夫,天地就变成了素白素白的世界。茅檐下的冰凌互相纠缠碰撞着,发出令人浑身上下一天到晚都觉得冷飕飕的嘶嘶响声。

严冬的描写,令人生出几分寒意,也预示着上场人物的不幸遭际。

彭医生的笔墨,常于写人叙事间旁逸开来,留下一段自然环境的描写。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烘托与渲染,颇见功力,效果也十分明显。请看以下所选段落:

霜风渐渐紧了,百花都已凋零,可是何玉秀房子前面种植的大片黄白相间的菊花还不畏严寒地盛开着。



潮湿阴暗的污水沟边，围垦的队员们用茅草搭就了宛如长龙的很难一眼望到头的窝棚，每个生产队的劳力住在一个窝棚里。地铺草是从家里带去的，虽然厚厚地铺了一层，但很难阻挡地下水汽的侵蚀，时间不长，草铺上的被子就像阴雨天晾的衣服很潮湿了。

月亮从东山上慢慢地落了下去，达到目的回到自己铺位感到有些累的伍大双，看着玉秀去到外面的天井里顶着还有些寒意的北风，用冷水冲洗被自己弄脏的身体。他像一个胜利的征服者慢慢进入了梦乡。

此类描写，文中俯拾皆是。三言两语，寥寥数笔，气氛得以渲染，有力地营造着边缘小镇斋公渡独特而浓郁的环境氛围。

其实，斋公渡虽然地处边缘，昔日纵横交错的水路衰落了，而陆地上的公路则并入全县、全省乃至全国路网之中。加之电话、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与便利，使得小镇不再像过去那么封闭。早年，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镇风景》，也是以郑公渡为原型，对小镇的感受可谓刻骨铭心。时间仿佛生锈了，一切静止不动，与时代格格不入。然而，当你一转身，又觉得时间在跳跃，仿佛一瞬间，闭塞的小镇，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与之合拍前行。

《斋公渡》不仅状写了两代医生的奋斗与艰辛，也寄寓着他们的追求与梦想，透着作者的清醒认识与深刻反思。

作为一名职业医生，彭昌武在小镇医院工作了一辈子，对笔下生活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全书内涵丰富，作者娓娓道来，透着一股难得的从容神定。医生接触各色人等，诊治的病人涉

及社会各个阶层。病人的生理疾患，往往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及性格。这些普通人难以窥知的生理、心理“隐秘”，对医生而言，却多有了解与掌握。于是，彭医生笔下的人物，登场退场，不仅众多，且个性鲜明、神态毕现。

也正是这种优势，给小说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人物过多，不免枝枝蔓蔓，显得不够集中；笔墨分散，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写深写透。

当然，这是我的严格要求，就完稿的《斋公渡》而言，作者明白晓畅的叙述、挖掘生活的功力、多种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等，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就不一一赘述了。

权当为序。

2018年1月18日于厦门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文艺》主编，厦门市群众文化学会会长，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序：边缘小镇的逝水年华	曾纪鑫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9
第六章		103
第七章		125
第八章		141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69

第一章

在富饶的江汉平原上,有一个不太大的集镇。长江在不远处撕开了一个口子,镇子的前面就有了一道在夏天涨水时显得很宽的河流。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血流成河的古战场,昏庸的蜀中王刘彰被自己的同宗兄弟夺取政权后,带领一群只管吃饭不能干活的嫔妃流放于此,最后郁郁而终,留下了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史话。

相传这个镇子在很早以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渡口,因为渡口的船老板是一个长年吃斋的虔诚佛教徒,人们竟渐渐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只是把他叫作斋公。斋公年轻时就对老天发下宏誓大愿,此生不近女色,将自己所有的心力奉献给长河两岸的乡亲。渡口就是乡亲们的家,下雨有雨伞借,困乏了有提神的茶水,有钱过渡,无钱照样可以过渡。斋公将摆渡所挣下的钱用来修桥补路周济穷人。观音菩萨闻听后下凡,变成个美丽的少女从渡口经过,要亲自考察一下斋公是否真心向佛。她故意在船头显尽媚态,对斋公百般撩拨,可斋公手握双桨,口念佛号,根本不为其所动。菩萨感其意诚,就把这里在不长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南达长沙北及汉口的繁荣小镇。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给地方带来福音的斋公,就把这个集镇取名斋公渡。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一年小镇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节气还没进三九,西伯利亚的一股寒流就突破大兴安岭的大小山脉,黄河流



域的高坡低洼，肆无忌惮地扑向江汉平原。西北风像无数成群结队的狼群，拼命地在平原上没一点遮拦地狂啸着，把一地的残渣腐叶翻卷起抛向天空。象征大自然活力的树叶都掉光了，只剩下些枯枝老藤盘绕在光秃的树干上。坡洼间偶尔还可见到几株瑟缩着脖子的野菊花，鸟儿也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不久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那雨下在萧索的大地上，不久就冻住了。接着大雪也跟着降临，才一夜的工夫，天地就变成了素白素白的世界。茅檐下的冰凌互相纠缠碰撞着，发出令人浑身上下一天到晚都觉得冷飕飕的嘶嘶响声。

在大雪的笼罩下，宛如一条银蟒似的长河堤坡下面，露出几排建于好多年前红砖黑瓦的平房。天都快亮了，可靠东边的那一条房子里仍然灯火通明。一眼就能望得到头的房间里很高大宽敞，这里过去是国家备战的粮食仓库。鉴于革命形势的需要，现在改变成了临时的政治学习班所在地，靠东西墙壁两侧一字排开的全都是学员们各自的地铺位。这些房子里，部是来自区政府直接管辖的各个单位思想必须得到改造的人员，他们大都是读了几句“子曰”识得一些方块字的知识分子。

但其中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学员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人，问题已经被审查清楚，只是等待进监狱服刑或者回农村监督改造的通知了。他们已经丧失了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的权利，每天的工作就是干些体力活，譬如喂猪挑水择菜烧火之类。还有一种是有严重历史或现行问题的人，这批人还有待把问题弄清楚，暂时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范围。每天早上天刚透亮，这些人就会被口哨吹到外面草坪上集结，点名后开始跑步操练。其他时间除两餐饭外，都会在幽暗的屋子里的地铺上，围成一个圈。大家都会针对主持人提出的对象——也就是某一个具体人，进行马拉松式的揭发与批判。

学习班中有一位叫言肃的中年汉子,有人说他是天生的背时坯子,充满传奇的一生硬是没碰上个好运气。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齐齐哈尔的铁路边上长大。从他开始记事起,就没看见过自己的爹和娘。要是有人问起他为什么没有爹和娘时,他总是把嘴一撇,轻声嘀咕道:“俺咋知道呢?”穿开裆裤时就在铁道上摸爬滚打的他,挂着两串鼻涕在火车道上捡煤渣,卖一点零钱买些食物填饱肚子。大一些了就和意气相投的穷哥们扒火车,因为经常和火车打交道,他们扒火车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随便,不论火车如何飞速行驶,哥们两脚一点地,身子早如轻盈的飞燕,紧紧地贴在车厢上了。管它值钱不值钱的,扔下车来廉价出手了再买些食物凑合着过日子。可押车的警察们也厉害,要是被逮着了,没准被打个半死然后丢下车来。正发愁怎么改变这苦难的日子时,共产党的部队进关了,言肃就和这些铁路上混的穷兄弟们参加了解放军。

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由于打仗勇敢,在大军渡过长江南下时就已经立下了无数的大小军功,身上留下多处象征光荣的伤疤,职务也升成副营长了。金戈铁马,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大厦将倾,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经过几番较量,湘鄂两省被很快解放。国内大局已定,地方急需一大批政务管理的官员。上级研究决定把言肃留下来,鉴于他屡立战功,被破格安排在湖南的桃源县当了县长。

言肃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但他坚信共产主义的革命信念,且又年轻得志,下决心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在工作上要好好表现一番。刚解放的桃源县鱼龙混杂,可以依靠有点文化水平的劳苦大众凤毛麟角,被暂时安排利用的一些旧政府职员们大都恶习满身油腔滑调。言肃新官上任三把火,除了自己以身作则认真工作外,他下决心对这些旧职员们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他不准这些人下班后回家,全部住在县政府大院里。白天严格按照部队的那一套规矩干活,夜晚进行政治学习,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这些旧政府的残渣余孽们打娘胎出来都没有受过这个,一个个被整得筋疲力尽叫苦连天。过了不多久,他们就对这位身高马大说一不二的上司恨之入骨了。其中有一个姓包的文书,此人长期混迹于旧官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谓八面玲珑狡猾多端,同伙尊他为“智多星”。他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怨气,就出面串联,伙同那些不堪改造的狐群狗党,在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开了个会,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准备对言肃下手了。

北方大部分时间天寒地冻,男子汉们都是爱喝几口酒的。新到地方工作,又为了以身作则,原来很喜欢喝酒的言肃决不轻易沾酒。但包文书已经私下探听到言肃喜欢喝酒的习惯,准备借酒局设下圈套,但苦于没有合适下手的机会。过了一些日子,机会终于来了。县政府缉毒大队在言肃的率领下破获了一宗特大毒品案,不但捣毁了长期使政府头痛的毒枭老巢,还缴获了几十公斤烟土。在当时打击毒品犯罪还很严峻的形势下,这可是大功一件,上级马上给予通报嘉奖。

这天下午,食堂快要开饭时,包文书早早地在言肃身边坐下,颇有分寸地对言肃缉毒立下的汗马功劳进行了高度评价,尤其表示作为受到嘉奖的言县长的部下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开始言肃还有所警惕,铁青着脸一本正经地叫包文书不要夸大个人作用,一切都是上级正确的指挥和同志们努力的结果。无奈包文书巧舌如簧,说话靠谱,听着听着,慢慢地,言肃脸上就微显笑容,有些飘飘然了。

包文书见事情有些眉目,就大声向周围喊道:“同志们!我们不应该向言县长这次为桃源县人民再立新功得到通报嘉奖表示衷心的祝贺呀?”“应该!应该——”周围的大神小鬼立刻响起一片早

已商量好的参差不齐的呼叫声。一时间,拿酒的,端菜的,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围住了准备进餐后就离去的言肃。

言肃觉得不太好冷却众人的热情,就端起递过来的酒杯对大家说:“我喝一杯吧,下不为例!”说完就一口喝尽了杯中的酒。这些人都是酒馆进、赌场出的乱棍,对死乞白赖的劝酒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套路和本事。说是只饮一杯下不为例的言肃,经不住这伙人的轮番攻击,也开始“一二三——哥俩好”地喝起来。不一会儿,喝多了酒的言肃开始有些步履蹒跚口齿不清。包文书见酒灌得差不多了,就和另外一个人搀着言肃回到了他的寝室。

言肃回房后觉得身上好生燥热,他东倒西歪地掩好房门,准备洗一个凉水澡。刚脱完身上的衣服,就见墙壁的暗影里走出一个只穿三角短裤,乳房上面围着一透明薄红绸的女人来。言肃起先还以为是幻觉,当发现是一个真人向自己飘过来时,立刻大惊失色,酒也被吓醒了一大半。他大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来陪县长哥哥你呀!”这位女人边说边扭动腰肢,伸出两只细藕似的手臂拢住了言肃的双肩。

言肃这时除了头还在剧烈疼痛外,人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涨红着脸,用一只手抓起衣服尽量遮住身体的敏感部位,再用另一只手把贴在自己身上的女人拼命往远处推。可这个女人像贴在岩边草藤上的竹叶青,越推越粘得紧了。言肃急红了眼,挣扎着挪到床边拿出了枕头底下的手枪,对女人挥舞着吼道:“你赶快给老子滚出去!不然老子毙了你!”

这个女人姓李,从小就被人贩子拐卖到外地妓院。几经辗转,后来成了长沙城里有名的窑姐儿。新社会妓院被取缔,皮肉生意做不成了,她也就回了老家。和混迹于风月场中的包文书只见过一面,两人就成了臭味相投的双栖双飞的野鸳鸯。为了把言肃这座大山



扳倒，包文书不惜血本舍其所爱，设下圈套，上演了这出“美人计”。

女人风流淫荡，在外面什么场合没有见过？何况今天是带着任务而来，她一看形势不妙，赶忙抓乱自己头发，在脸上刨出些血印迹，然后往地上一躺，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敞开嗓门带着哭腔大叫道：“救命啊！姓言的要杀人啦！”躲在屋外听动静的包文书一伙人，赶快冲进屋内，把赤身裸体挥舞着手枪的言肃紧紧抱住。

姓李的女人赤着身子披头散发跑到外面大街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闻讯赶来看热闹不明真相的人们诉说她编造的悲惨故事。此事很快闹到行署，了解言肃的老首长王书记去省里开会了，代管全面工作的副书记是新调来的，他认为言肃的问题太严重了，立刻带人下来了解情况，并亲自找言肃谈话。

言肃正憋着一股子闷气没地方发泄，谈话时对方又尽耍着官腔，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言肃见对方带着偏见而来，根本不听自己的分辩，就忍不住拍着桌子叫了起来：“你相信我不？不相信就拉倒！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这位副书记见言肃态度蛮横根本不讲道理，不仅使自己下不来台，更严重的是挑战了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可又不能马上把言肃怎么样，也就放了些狠话，威胁他一通就打道回府了。言肃一肚子的委屈无处申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等上级再来了解情况，第二天早晨，匆匆留下一张写给王书记的字条，打起背包，带着进城时的旧物件离开了桃源。

王书记看到言肃的亲笔字条已经是言肃离开桃源几天以后，等他带人赶到桃源县时，言肃已经不知去向了。王书记弄清事情原委，亲自处理完那批设计陷害言肃的家伙后，派人四处打听言肃下落，但言肃已经从津市进入了湖北。刚进入湖北，就意外地遇到了在这里当区委书记的战友陈群。在陈群的坚决挽留下，言肃住了下来。

陈群向县委领导汇报了言肃的情况，县委派人去桃源调查了解

言肃的工作经历后,决定委任他担任这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当县委组织部宣布这个决定时,却遭到了言肃的婉拒,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宜在政府部门工作。恰巧区卫生院在这时挂牌成立,言肃就担任了这个区的首届卫生院长。

言肃的那点文化水平还是在部队趸来的,但他热爱医疗部门救死扶伤既崇高又琐碎的工作。在院长这个工作岗位上,竟然能和戴近视眼镜具有高等学历的医师们亲密无间地相处。他努力工作,辛勤耕耘,和广大医务人员一道,把区卫生院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区卫生院刚成立时,只有在一块狭窄坡地上盖的两三间房屋,仅能开设一个简单的门诊部,遇到稍微病重一点需要住院观察的病人都要转到县人民医院。对房子这个问题,言肃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几次找区委书记陈群请示商量。陈群再忙,对老战友言肃都是恭敬有加的,但解决房子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实在被纠缠不过就说道:“我辈不过你,你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吧!”言肃一本正经地对他的上司建议道:“把区政府挪到别处,让我在这里建一个群众满意的医院吧!”

区政府所在地是解放前的一座老屋,屋主叫朱鹏程,老百姓把他称为朱善人,是小镇上财产最多的工商业主兼地主。朱鹏程赢得乐善好施的美誉,是因为逢年过节,他都会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招至家中饱餐一顿,再发给一些生活费。遇到荒年则高搭粥棚,给灾民施粥以解燃眉之急。按他在老百姓中的好名声,解放时留在家乡恐怕是不会被镇压的。可他对红色政权疑心太重,临解放时携带全家外逃。在逃往台湾的途中,遇上了海难,葬身于风浪之中。他家的房屋有好多间,主建筑是两楼一底,又高大又宽敞。

区政府部门不多,所占房屋不过一半。可作为政府机关,总得像个样子,所以陈群在耐心听完言肃的要求后,不同意腾出房子。